

流年记

摆水

李启胜

九岁那年,我第一次去老井挑水,母亲给了我一块小手绢。

夕阳西下,晚霞给群山镶嵌上一道火红的金边。远处的东岭河,隐隐约约随风飘来哗啦啦的流水声。那条古老的乡间小径上,一头识路的老牛,缓缓朝炊烟升起的村庄走去。

老井边围着一圈小孩子,他们从这口养育了村中多少代人的老井里打上甘甜清澈的井水。有的渴了,趴在水管边对着才打上来的井水,大口畅饮。水管里的水晃动着,倒映着蓝天和喝水人模糊的面容。

老井边的大青石被打水人踩踏得有些光滑。站在井沿上,能感受到来自井水的丝丝凉意。清澈的井水,倒映着对视它的人。

当家里那口黑漆漆的大水缸里的水快要见底的时候,孩子们会自觉地拿起挂在墙上磨得光滑的钩担,挑起两个大铁水管向老井方向走去,两个水管一前一后,发出“咯吱、咯吱”的快乐响声,在悠长的老胡同里传出乡味十足的回音。

来到老井这儿,把钩担放下,将钩担一端的铁钩钩住水管鼻子。双手攥紧钩担,俯身探向幽深的井口,缓缓把空水管顺着井壁垂下去。水管晃晃悠悠一直下坠,快要挨到井水水面的时候,空管轻飘飘地浮在水面,装不上半滴水。这时便要施展摆水的本事:手腕轻轻一抖,顺势一拨钩担,漂在水上的水管身子猛地一歪,井水哗啦一下涌进

筒里。眼见水管渐渐下沉,筒里的水装得大半,手腕稳住力道,不再晃动钩担,双手一把接一把,一截一截向上提拉。盛满清水的水管摇摇晃晃升出井口,溢出的水顺着筒沿滴落,打湿了井边光滑的青石。

在刚往上提水管时,摆水人通常会一只手紧紧握住钩担,另一只手放在嘴边,对着手吐两口唾沫,增加手与钩担之间的摩擦力。然后,再使出全身的力气,猛地快速将水管提溜上来。

有一些力气小的孩子,将水管往上拔了一半时,力气不够,会停顿一会儿,攒攒力气再接着往上拔。遇到有眼力见儿的小伙伴,会上前帮忙拔上来。农村孩子皮实,也不怕吃苦,更有着乐于助人的淳朴品性。

去老井打水,最难的要数摆水这一关。摆水步骤掌握不好,会把水管掉到深水井底。找人下井捞水管,可就麻烦大了。

我小的时候,第一次去挑水,最担心摆水时将水管掉到井里。还好,经过仔细琢磨,我用母亲给我的小手绢把钩担的钩子和水管鼻子绑在一起,这样水管就不会脱落掉到井里。后来,摆水娴熟了,觉得自己的摆水功夫了得,我就不用手绢去绑。但千里马也有失蹄的时候。有一次,清晨我去挑水,天气寒冷,井口都结了冰,我在摆水时,脚下有点打滑,手劲儿没使匀称,水管脱落掉进了井里。我眼睁睁地看着水管咕咚、咕咚喝饱了水,冒了一个大大的水泡,

一晃的功夫,沉没在深深的水井底。

那时候我胆子也大,又不想找大人去捞水管。自己便去二叔家悄悄拿出捞水管的大长杆子。以前我见过大人下井捞水管,自己也学着,慢慢地双腿叉开,脚踩着老水井石头缝隙,还好老水井的石缝能容下我的脚。刚开始,我心里也忐忑不安,也害怕。但等我接近井水的水面时,隐约能看见水管在水底的影儿。我的心忽然坦然了许多。学着大人的模样,用杆子上的钩子朝水管方向捞去,不知是由于我的大胆和勇气,还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竟然没有费多大力气,就用钩子把水管捞出来了。那一刻,别提我是多么高兴了。碰巧那天村里一个伯伯来挑水,他发现我从井里爬上来,得知我自己下井捞出了水管。他非常吃惊,当着我的面儿,说我这孩子真胆大,不过又叮嘱我,说往后一定不要自己下井捞水管,要找大人帮着捞,我这样做太不安全了。

一眨眼,农村孩子去井口挑水和摆水的技能,早已成为过眼云烟。村中那口老水井依然安安静静在那儿守护着这片净土。如今,村里再也没有人用钩担去挑水和摆水了。那根窄窄的老榆木钩担和大水管,恐怕也躲进村史展览馆养老享福去了。但住在山村里的人们,依然习惯用老井里甘甜的水泡茶喝,清澈的井水依然滋养着这片土地上勤劳质朴的人们。

沐浴

林红宾

我平生爱爬山,县域境内那些稍有名气的大山都去爬过,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雕鹗洞。尽管多少年过去了,但是至今回想起来,那些情节犹如蒙太奇般在大脑的屏幕上一一映现。

那年立秋后的一天,天空中乌云密布,但不厚重,不像下雨的样子。这可是三伏六月逛山赏景的大好时机,我与3位挚友驱车前往艾山东麓的雕鹗洞。艾山属胶东半岛第三高峰,雕鹗洞是艾山的著名景点。那是一条曲里拐弯的深涧,两侧石崖高耸,壁立千仞,凶险异常,不可攀援。往往是石壁如屏,迎面屹立,疑为无径可寻,形同三峡夔门,但是贴着峭壁一拐,里面又是一番大好景致。左侧峭壁上端有一处天然敞口石洞,鹰鹗在此栖居,洞名缘此而得。附近的景点也以此而冠之。

秋前秋后下涝雨,此乃经典农谚。前几天连下大雨,大山被泡酥了,润透了,每一道沟壑都在淌水,每一条山溪都在涌流。涧底巨石杂陈,绿树成荫,激流奔泻,有的地方形成暗流,但是水声仍然清晰可闻。往前走再一程,涧泉又入眼帘。有的石坎上挂起小巧玲珑的瀑布,有的在岩石后面绽开簇簇浪花,好像艾山在热情欢迎我们的造访。

深涧里随处可见奇妙的孕育和蓬勃生长之态。核桃树比比皆是,如同撑起一片片绿色的华盖;树下的巨石如桌

如椅,是野餐的大好去处。石罅裂隙里,灌木在疯长,山花在怒放。桔梗花蓝格莹莹的,仿佛擎着小小的蓝包袱;地枣花也颇有姿色,俨然白里透红的鸡毛掸子。还有一种叶似梧桐叶的灌木,开满了粉红生生、密密匝匝的小花儿;野韭菜花则一枝独秀,白爽爽的,宛若昨夜星辰。尤其是一些不知名的小黄花,开得金灿灿的。这些山花姹紫嫣红,璀璨夺目,仿佛造物主把好多好多的金子、银子撒落在绿树芳草之间。

涧底无风,唯有树荫里单调嘶哑的蝉鸣和潺潺的流水声划破了大山的静穆沉寂。这久违的天籁之音,莫不是大山神秘的梦呓,抑或是它甜甜的鼾声?

谷口正对着一一条南北走向的山溪。根据岸边的浮草,依稀可见山洪暴发的样子。眼下溪水流势略减,但仍是水流湍急,喷珠堆雪,声若沉雷,谷震山响。山中阒无人迹,我们极为放肆,脱光衣服,入水沐浴。溪床上全是光滑的花岗岩,因山洪的打磨,纹理清晰,斑点美观。石潭因溪床落差而次第排列,恰似一只只天然浴盆。我选择的石潭,水深2尺许,甚是洁净,潭上有1米多高的跌水岩,垂下一道亮亮的小瀑布。我背倚小瀑布,任其冲刷涤荡。萦绕于耳畔的流水声如呐如喊,如歌如诉。环顾四周,群山矗立,如同隔扇,阴霾笼罩,不啻天然凉棚,溪畔上山花

盛开,蝴蝶翩跹,蛩蛩弹唱,小鸟啼啭,这深山旷谷委实是一处极为难得的沐浴之所。夏末秋初,草木疯长。山上的各种药草长得正盛,它们也经历了一场酣畅淋漓的野浴,洗涤之水渗入地下,涓流汇聚,涌而成泉,汇入溪流。细细嗅之,溪水里好像有淡淡的药香。我摒弃杂念,恍若幻化成一坨岩石,与大山融为一体密不可分,真正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探蹊索隐,遥忆远古,人类的祖先无遮无挡、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地生活在蓝天黄土之间。而眼下,我们迷恋山水,可谓返璞归真。

如果说雕鹗洞是大自然的大手笔、大气魄、大举措,那么我们则是大袒露、大张扬。我们仿佛返老还童,彼此招呼着,说笑着,从下面的石潭跑到了上面的石潭,依次躺在瀑布下,享受这难得的“桑拿浴”。沐浴不仅清洗了通体尘垢,洗却爬山的疲惫,也荡涤了心境,使之周身凉爽,心旷神怡。我心无旁骛,悠然端详这旷世独立的风光,诗情也因这绝美的景致而荡漾。天造地设雕鹗洞,碧潭连珠小九寨!我情系自然,关爱生灵,此乃天性使然。此刻,激流如同黄钟大吕,恒动不止,真可谓钟鼓道志,琴瑟悦心,我们皆有乐不思归之感。

日近中午,我们恋恋不舍地走出石潭,穿好衣服,打道回府。

诗歌港

致敬老师(组诗)

蔡同伟

老师的小欢喜

教师节到来之际
老师总会收到一些小欢喜
鲜花 贺卡 祝福微信……
那是学生献上的深情敬意
仿佛一股股暖流
滋润老师的心田
幸福和甜蜜
在节日里洋溢

老师的白发

经年的呕心沥血
透支你的精力
霜雪不到季节
就浸入你的发丝

老师额头的皱纹

老师的额头
布满条条沟渠
涓涓流淌着
汗水和知识的小溪
滋润学生的心田
泛出一片新绿

老师眼里的血丝

老师的眼里
常常布满血丝
是深夜挑灯备课
留下的印记
还是批改作业的红墨汁
染出的痕迹……

老师的嗓音

老师讲课时
嗓音如潺潺的清溪
流淌进学生心里
滋润着他们的渴求
茂盛出知识的绿意

讲台上

站在神圣的讲台
老师冷静沉着
阅读双双清澈眼睛
胸中燃起爱之火
45分钟的授课
激情飞扬 口若悬河
知识的活水
源源流进学生心窝
浇开思维的花朵
润出满园春色

台灯下

夜已深了
老师仍在台灯下忙不停
柔和的光
照亮作业本的内容
老师手握钢笔
认真地纠错改正
灯光辉映着
熬红的眼睛